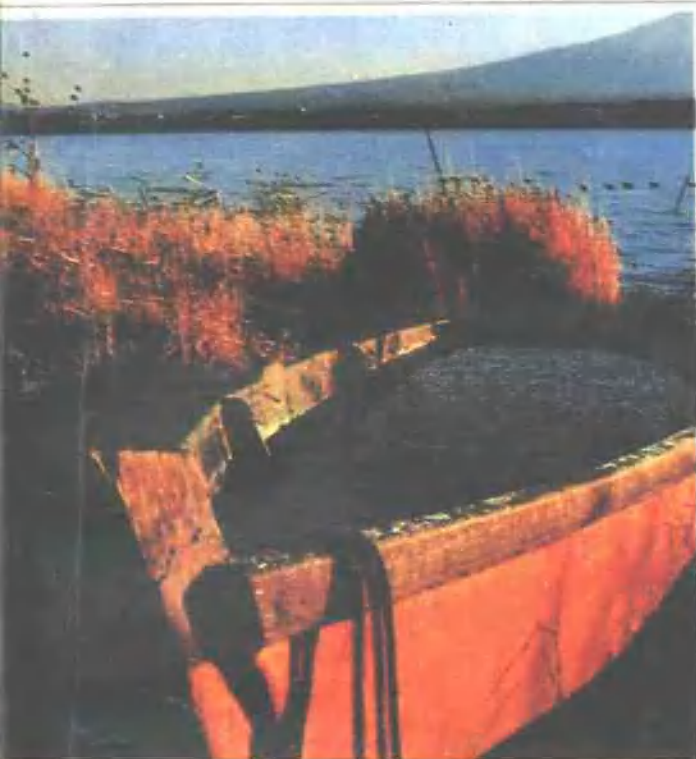


CONGNIMEILIDELIUYU



台湾

张晓风



从你美丽的流域
从你美丽的流域

陕西人民出版社

从你美丽的流域

(台湾)张晓风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CONG NI MEI LI DE LIU YU

从你美丽的流域

(台湾)张晓风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交大印刷厂印刷

850×1165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4 插页 190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24-02974-2/I·706

定价:5.80 元

自序

· 坐在研究图书馆翻一叠一叠的旧报纸，翻报纸的原因是由于平日习惯不好，稿子随写随丢，如今要出书了，我只靠自己来翻档案。当时是春三月，台大校园正是传说中的杜鹃花城复活，我虽在馆中深坐，亦能感知大地上万头钻动的小草。至于那艳如少年梦境的花海，正波狂浪骤的来拍打来冲击来摇撼这座图书馆，这座智慧潜藏的城堡。而旧报耐读，我翻着翻着就忘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只记得花，只记得篇篇好文章——（当然不是指我自己的），一面翻着，当下就几乎要击节叫好，猛然想起今天下午真正该做的事，不禁对自己又好笑，又好气起来。

可是，何必出一本书呢？此刻，在这样浩瀚的书海里增不增加一本书又有什么差别？记得去年秋天赴波士顿开会，会后蒙张凤遒我赴哈佛燕京图书馆参观，并请我为馆中藏书——当然是指我的作品——签名。

“作者签了名的书就算善本书，以后就放在善本室里。”

我坐下签名，她慎重其事地拍起录影带来，“放在善本室”，多么好的诱惑，但我想起刚才和管理善本资料的戴先生聊天，他一面热心地告诉我贴什么颜色的标签就代表什么朝代，一面笑起来：

“哎，说句不好意思的话，这里好东西太多啦，元代以前的，

2 自序

在我们看来，简直就不算什么啦！”

我一面机械地为那十几本书签名，一面怔怔地想起那些话，心里颤动起来，文学英雄的较力是要等千儿八百年的，千年之后，孰高孰下才见分晓。

那一次顺道又去访孙康宜和郑愁予执教的耶鲁。黄昏时分，夕阳穿越大理石屏窗，大片石材被照射得明艳欲滴如通透的古玉。这一次参观的，仍是图书馆。由于天晚了，我不打算再玩签名的把戏，愁予不服气，去把资料卡抽出：

“你看，你看，哈佛才十几本，我们有三十几本呢！”

我把卡片看看，不觉好笑起来，所谓三十几本是把我编过的书也算进去了，更可笑的是有些香港版的怪书也假我之名，说是我编的，也算到我头上来，这真是一个古怪的世界。

然而，此刻我坐在台大的“研国”翻资料，我竟要再多出一本书吗？

想起前年，在北海道，冬雪隆重盛美。我白天倦游归来，深夜便躲在女友的小楼里，享受窗外圆月映雪，窗内灯火沸茶的情趣，忽然，台北长途电话来了。

“嘿，嘿，你没想到吧，你在北海道我们也有本领追踪到哩！”电话那头是时报周刊的朋友，口气里有着近乎捉狭的得意。

哎！的确是没想到，我有着淡淡的无所遁形的悲哀。

“找你，是希望你说几句话，去年度‘文学类’的书里，你的‘我在’排行榜第一；你的书如此畅销，你有什么感想？”

远赴北海道是来“消失”的，是来做人间游戏中的“躲方”的。怎想到，一通电话，便被人从茫茫雪原中揪出来，而且，在别人的

好意中被迫回答问题。

我其实并不是“畅销书作者”，我只是一个作者——偶然有一、两本书畅销而已。像我的戏剧作品，便很冷门（虽然最近每在中国大陆上演，并且据说很受欢迎）。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排行榜上有名，最重要的——这很难说得让人明白，我举例来说吧，有个女孩从香港寄信来，她来自印尼，在香港看了我的书，很想和她的朋友分享，但印尼是个禁止华文的国家，她于是把书一页页拆开。每次写信，就偷偷夹寄一二页回印尼去给她的朋友。这样的故事每让我感动到悲喜失措的程度。——有人在读我，不是一万人二万人或五万人十万人，而是，一个人，在远方，在华文不准到达的地方，有一个人，在一页一页一行一行读我。

——我是为这样的朋友而写作，而出书的。

然而却又有人问，为何好久不见你写文章了？

是吗？我听了不禁有二分惭愧，但剩下的八分仍是不惭愧的。没有写文章有时是必要的。想起我在台视公司“陈香梅剧本奖”颁奖会上的即席演讲词，或者可以借来作一番解释。

“我今天站在这里，与其要我去品评这些新人的优劣，不如容我说说自己的评审过程和心情。记得那是秋天九月，我带着公司交给我的这叠稿子登上太鲁阁国家公园，投宿在一个叫做绿水的地方。清晨起来，就着山中微熹看一本本创作，太阳愈来愈亮，水声在下，鸟声在上，在这样的高海拔上，面对山光云影，读这样高水准的作品，这时节，国家公园正待成立，一切的美好或待保存或待构成，而我，是一个有幸亲睹其成的人，和古人今人相比，我都自觉幸运……”

4 自序

这些年来，我跑了好些座国家公园，也参与他们的宣传工作，对于整体环境的关怀，不知可不可以作为疏於写作的借口？终年不断的评审工作，亦烦累劳神，然而我仍答应了，我总觉得人的后半也是用来还恩还情的。

夏夜初长，我到阳台上去摘盛放的小白茉莉，儿子忽然大叫：“呀，荷花发小花苞了！”

“什么？什么？”

我急忙地跑过去，那口气仿佛他的话听来难以相信似的。想想也好笑，荷花反正年年要开的，怎么乍听之下，竟觉不可置信呢？及至站在荷花缸前，看到毫端指天如倒立彩笔一样，含蓄欲有所挥洒的花梗花蕾，才算放了心，知道真有一朵朵清凉等待释放，但刚才为什么我惊乍不定呢？想来是因为荷花太好，好到不可置信，每逢开花，只觉是天恩天宠，不觉是自己分内应享的年度权利。

出书于我也是如此吧！别人以为我经常出书，早已看作例行公事。其实不然，我仍不免于惊诧和期待，仍然不免对自己说：“怎么，真的又有一本书了？”

薰薰欲有所燃的南风里，我是对别人和对自己都欲有所待的看花人。

1988年6月

出版者注：此序是作者为台湾出版的《从你美丽的流域》一书所作。

目录

自序

軼一 只因为年轻啊

一句好话.....	(3)
杜鹃之笈注.....	(9)
幸亏.....	(14)
想要道谢的时刻.....	(19)
林中杂想.....	(21)
只因为年轻啊.....	(29)
星约.....	(40)
触目.....	(50)
你要做什么.....	(54)
眼神四则.....	(65)
动情二章.....	(72)
偶成.....	(77)
山的春、秋记事	(82)

帙二 从你美丽的流域

- 给我一个解释..... (95)
- 从你美丽的流域..... (103)
- 人体中的繁星和穹苍..... (108)
- 回首风烟..... (112)
- 摇动过,但依然是我的土地..... (116)

帙三 二三事

- 鼻子底下就是路..... (121)
- 二三事..... (124)
- 你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 (126)
- 初心..... (136)

帙四 情怀

- 月,阙也..... (143)
- 问名..... (146)
- 他们都不讲理..... (153)
- 丝路,一匹挂红..... (164)
- 地篇..... (167)
- 情怀..... (174)
- 前身..... (184)
- 缘豆儿..... (189)

帙五 远程串门子

远程串门子.....	(193)
交会.....	(206)
情冢.....	(218)
地勾.....	(231)

帙六 摘心

寄隐地.....	(245)
关情.....	(249)
摘心.....	(253)
住得下去的地方.....	(257)
遇.....	(262)

帙一 只因为年轻啊

一句好话

小时候过年，大人总我们要说吉祥话，但碌碌半生，竟有一天我也要教自己的孩子说吉祥话了，才蓦然警觉这世间好话是真有的，令人思之不尽，但却不是“升官”“发财”“添丁”这一类的，好话是什么呢？冬夜的晚上，从爆白果的馨香里，我有一句没一句的想起来了……

1

“你们爱吃肥肉？还是瘦肉？”

讲故事的是个年轻的女佣人名叫阿密，那一年我八岁，听誓忘的她一遍遍重复讲这个她自己觉得非常好听的故事，不免烦腻，故事是这样的：

有个人啦，欠人家钱，一直欠，大到过年都没有还哩，因为没有钱还嘛。后来那个债主不高兴了，他不甘心，所以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就偷偷跑到欠钱的家里，躲在门口偷听，想知道他是真没有钱还是假没有钱，听到开饭了，那欠钱的说：

“今年过年，我们来大吃一顿，你们小孩子爱吃肥肉？还是瘦肉？”

（顺便插一句嘴，这是个老故事，那年头的肥肉瘦肉都是无上美味。）

那债主站在门外，听得清清楚楚，气得要死，心里想，你欠我钱，害我过年不方便，你们自己原来还有肥肉瘦肉拣着吃哩！他一气，就冲进屋里，要当面给他好看，等到跑到桌子一看，哪里有肉，只有二碗萝卜一碗薯薯，欠钱的人站起来说，没有办法，过年嘛，萝卜就算是肥肉，薯薯就算是瘦肉，小孩子嘛！

原来他们的肥肉就是白白的萝卜，瘦肉就是红红的薯薯。他们是真穷啊，债主心软了，钱也不要了，跑回家去过年了。

许多年过去了，这个故事每到吃年夜饭时总会自动回到我的耳畔，分明已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老故事，但那个穷父亲的话多么好啊，难关要过，礼仪要守，钱却没有，但只要相恤相存，菜根也自有肥腴厚味吧！

在生命宴席极寒俭的时候，在关隘极窄难过的时候，我仍要打起精神自己说：

“喂，你爱吃肥肉？还是瘦肉？”

“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

他去欧洲开会，然后转美国，前后两个月才回家，我去机场接他，提醒他说：“把你的表拨回来吧，现在要用台湾时间了。”

他愣了一下，说：

“我的表一直是台湾时间啊！我根本没有拨过去！”

“那多不方便！”

“也没什么，留着台湾的时间我才知道你和小孩在干什么，我才能想象：现在你在吃饭，现在你在睡觉，现在你起来了……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

他说那句话，算来也有十年了，却像一幅挂在门额的绣锦，鲜色的底子历经岁月，却仍然认得出是强旺的火红。我和他，只不过是凡世中，平凡又平凡的男子和女子，注定是没有情节可述的人，但久别乍逢的淡淡一句话里，却也有我一生惊动不已、感念不尽的恩情。

3

“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

经过罗马的时候，一位新识不久的朋友执意要带我们去喝咖啡。

“很好喝的，喝了一辈子难忘！”

我们跟着他东抹西拐大街小巷地走，石块拼成的街道美丽繁复，走久了，让人会忘记目的地，竟以为自己是出来踏石块的。

忽然，一阵咖啡浓香侵袭过来，不用主人指引，自然知道咖啡店到了。

咖啡放在小白瓷杯里，白瓷很厚，和中国人爱用的薄瓷相比

另有一番稳重笃实的感觉。店里的人都专心品咖啡，心无旁骛。

侍者从一个特殊的保暖器里为我们拿出杯子，我捧在手里，忍不住讶道：

“咦，这杯子本身就是热的哩！”

侍者转身，微微一躬，说：

“女士，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

他的表情既不兴奋，也不骄矜，甚至连广告意味的夸大也没有，只是淡淡地在说一句天经地义的事而已。

是的，好咖啡总是应该斟在热杯子里的，凉杯子会把咖啡带凉了，香气想来就会蚀掉一些；其实好茶好酒不也都如此吗？

原来连“物”也是如此自矜自重的，庄子中的好鸟择枝而栖，西洋故事里的宝剑深契石中，等待大英雄来抽拔，都是一番万物的清贵，不肯轻易衰慢了自己。古代的禅师每从喝茶啜粥去感悟众生，不知道罗马街头那端咖啡的侍者也有什么要告诉我的，我多愿自己也是一份千研万磨后的香醇，并且慎重的斟在一只洁白温暖的厚瓷杯里，带动一个美丽的清晨。

4

“将来我们一起老。”

其实，那天的会议倒是很正经的，仿佛是有关学校的研究和发展之类的。

有位老师，站了起来，说：

“我们是个新学校，老师进来的时候都一样年轻，将来要老，我们就一起老了……”

我听了，简直是急痛攻心，赶紧别过头去，免得让别人看见我的眼泪，——从来没想到原来同事之间的萍水因缘也可以是这样的一生一世啊！学院里平日大家都忙，有的分析草药，有的解剖小狗，有的带学生做手术，有的正埋首典籍……研究范围相差既远，大家都不暇顾及别人，然而在一度一度的后山蝉鸣里，在一阵阵的上课钟声间，在满山台湾相思芬芳的韵律中，我们终将垂垂老去，一起交出我们的青春而老去。

能为一个学校而老，能跟其他的一时俊彦一起老，能看着一批批的孩子长大而心安理得地去老，也算是一种幸福吧？

5

“你长大了，要做人了！”

汪老师的家是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常去的，他们没有子女，我在那里从他读“花间词”，跟着他的笛子唱昆曲，并且还留下来吃温暖的羊肉涮锅……

大学毕业，我做了助教，依旧常去。有一次，为了买不起一本昂价的书便去找老师给我写张名片，想得到一点折扣优待。等名片写好了，我拿来一看，忍不住叫了起来：

“老师，你写错了，你怎么写‘兹介绍同事张晓风’，应该写‘学生张晓风’的呀！”

老师把名片接过去，看着我，缓缓的说：

“我没有写错，你不懂，就是要这样写的。你以前是我的学生，以后私底下也是，但现在我们在一所学校里，你是助教，我是教授，阶级虽不同却都是教员，我们不是同事是什么！你不要小